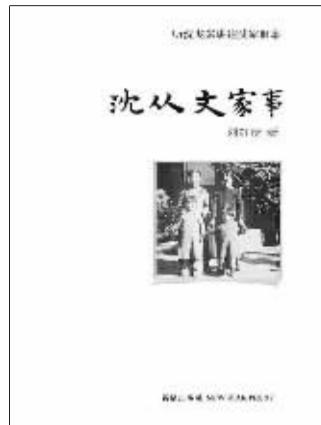


恍惚是与沈从文的一个约定

◎刘红庆



《沈从文家事——听沈龙朱讲述沈家旧事》,刘红庆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出版

1934年11月20日,沈从文苦追张兆和获得爱情后结出了第一个胜利果实——儿子出生了!这一年,沈从文32岁,距离他21岁离开湘西已经过去了11年。因为胡适在沈从文张兆和的婚姻中发挥了大作用,所以,得孩子两天后,沈从文写信告诉了胡适:

兆和已于廿日上午四时零五分得了一个男孩子,住妇婴医院中,母子均平安无恙,足释系念……家中一个老佣人,兆和小时即为她照料长大,现在听说兆和又得生小孩子,因此特从合肥赶来,预备又来照料“小姐”的“少爷”。见小孩子落了地,一切平安,特别高兴,悄悄要大司务买了朱红,且说“得送红蛋”,为了让这个老保姆快乐一些,所以当真就买了些蛋送人。

沈从文给这个新降生的儿子取名“龙朱”,这是他一篇小说的标题,也是这篇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的名字。在小说中,沈从文这样描写道:白耳族苗人中出美男子,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都参与过雕塑阿波罗

神的工作,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给儿子了。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种种比譬全是为了他的美。

创作《龙朱》是1929年,距离儿子出生还有五年时间,因此沈从文不一定想到这个名字是将来儿子的名字,但字里行间,沈从文对自己塑造的形象充满了爱意。那一年,他二十七岁,虽然早已经可以做父亲了,但是,他才刚刚准备认识他未来的妻子张兆和。

2011年夏天,77岁的沈龙朱坐在北京城南自己的家中接受我采访时,距离沈从文写信向胡适报喜,岁月也流逝了77个年头。这时候,沈从文和他的妻子已经回到湘西凤凰的泥土中,成了泥土中永远的一分子,依托那里灵性的山,滋养着那里灵性的水。

沈龙朱是1934年11月出生的,在1934年当沈从文自凤凰回到新婚妻子身边以后,《湘行散记》就酝酿出来了,《边城》慢慢地也出来了。沈龙朱说:“上世纪二十年代爸爸有些乱七八糟的怪怪的东西,实际上是探索。对他来说是撞吧,撞这个墙,再撞那个墙,就等于一个实践的过程。同时,他也要解决吃饭问题。解决吃饭问题,是首要的问题,要解决肚子问题。”

在为数不多的与沈从文家人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沈家人、张家人,都平和而可亲,克己而谦让。

沈虎维说,父亲把自己的意见留在了书信中,而书信中被批评的那些人,没有机会反驳,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公平的。

在接受我采访的那段日子,沈龙朱骑车在街上被人撞了,流了血。他的第一反应是“撞我的人有事没事?”等他知道对方无大碍,他对人家说:“那我不管你了,我自个儿去医院包扎一下。”车已经被撞坏,他只得拖着坏了的电动自行车走了。

我从沈家人、张家人身上,看自己的不足,看时下社会令人痛心之处。他们家族传承的“温和的美”、“自醒的美”、“贫寒中高贵的美”,怎么就成了越来越稀缺的东西?

我一直做着沈从文精神的鼓吹者,以致我的朋友多知道我的这个癖好。记得北师大学教育的舍友郑国庆说:“你不到我们宿舍,谁知道沈从文是干什么的!”中文系的同学都知道,但他们并不喜欢沈从文。20多年前有些写诗的同学不喜欢沈从文,说沈从文过分美化农村,过分地强调境界。由此推及所有的民族文化都应该打倒,要全盘吸收西方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你是抛弃不了的,不学旧有的,所以要向西方学习。沈从文的水平很低,局限于一种对家乡的本能的眷恋和由此而来的对故乡的美化,仅仅有道德的一层,远不如知青作家认识中国农村之深刻。

我不知道二十年后,他们是否还持当年的观点,但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主流意识、先锋意识里对沈从文的误读。他们不了解沈从文,不了解传统,可能他们非常了解西方,并有可能写出超越西方的诗歌作品。不过那时我并不怎么能读懂他们,后来看到他们的作品就感觉非常亲切。但是能够感动我、让我心动的,还是下面这样的文字: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杂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感官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物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都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这些话是我在那一时期读《从文自传》摘抄下来的。我相信下面的这些话对我放弃原有的工作到北京来,起了不小的作用:

大家就是那么各人守住自己一份生活,甘心日月把各人拖到坟墓里去吗?可并不这样。我们各人都知道行将有一个机会要来的,机会来时我们会改造自己变更自己的,会尽我们的一分气力去好好作一个人的。应死的倒下,腐了烂了,让他完事。可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忧乐活下去。

……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疼,疼得倒在人家空房子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从文自传》是我影响巨大的一本书,虽然它本身很小。那时候我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因为《从文自传》只写到他的22岁。所以,我希望用自己的笔,写出和沈从文一样漂亮的文字,来讲述他22岁以后的故事,为《从文自传·续》。我为此更加用心找沈从文的故事。遗憾的是,这个工作一直没有能够真正执行起来。

听沈龙朱聊往事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说的故事,有的是我知道的,有的是我隐约知道的,还有更多的细节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从细节中,呈现一个更微观的沈从文,恍惚是我命该如此的一个与沈从文的约定。

沈从文的足音和心跳都属于过去,但是,慢慢听来,又仿佛属于今天,属于未来。

精彩书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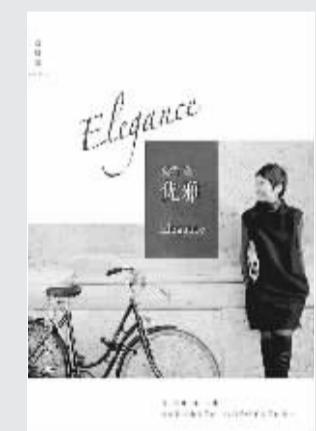
■《花开在人海》

编者:杨澜

出版:译林出版社

“如果一个女演员,没有诚意要做一个大演员的话,我觉得她坚持不了三年,她就嫁了,或者就转行了。我觉得只要是能坚持下来的女演员,都是有梦想的,都是值得尊重,也是值得大家去关爱的”。演员范冰冰如是说。演员海清则坚持:“如果现在能够踏踏实实地去接受这份痛苦和痛苦带给你的一切,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能抓住,我就是这么想的”。

《天下女人 花开在人海》是杨澜、李艾、赵守镇主持的大型强档谈话节目《天下女人》精选,汇集了她们对范冰冰、张靓颖、梁咏琪、萧亚轩、徐帆等十三位杰出女性的精彩访谈,在充满智慧、幽默的对话中,有其独特的生活哲学、成功密码和迷人魅力。恰如主持人和晶所言:“我特别喜欢人生跟水一样,你流到山里就是山里的感觉,流到河里就是河里的感觉,你流到湖里就是湖里的感觉,我比较喜欢随缘的生活”。



■《优雅》

作者:晓雪

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

“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你穿上一件蓝布袍,你的眉目间就有种特异的光彩,我看了心里就觉得不可名状的喜欢”。这是徐志摩描写陆小曼的一段话。

《优雅》的作者晓雪喜欢将女子的气质分为两类:浓的和淡的。天生有浓艳气质的女子,可以经常穿得香艳,蓝眼圈大红唇随意抹都有风情;淡的女子,只一张皮肤姣好的面就足矣,面部的干净和光泽是一种简单朴素的美。对女人,她想说的是:“我们可以不年轻,可以不漂亮,可以不苗条,但是要有自己的风格,要有自己的范儿”,“成长比成功重要,做人比做事重要”。

优雅是得体而精致的外表,丰富而强大的内心。优雅是柔而不娇、坚而不戾的品性气质,优雅是积极乐观、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优雅”这两个字,是做女人的一个境界。

好书推介

地图的故事

——读米歇尔·维勒贝克的《地图与疆域》 ◎雷以迪



《地图与疆域》,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著,2012年出版

精美绝伦的照片,擅长用精确的角度和镜头把这些地图拍成宛如迷雾中的仙境,在一位斯拉夫美女情人也是米其林公关的策划下,他的个人摄影展大获成功,在这些放大的、有着红白相间的高速公路、蓝色地平线、美丽的森林、池塘和村

庄的米其林地图旁边,卫星拍摄的实际疆域就像形状相似的一锅绿色菜汤般丑陋。离得太远,真实已经失真;只有在适当的距离下,细节方能斑斓地、冷静地呈现。

直到读完整本书,我还是觉得,故事在开头就写完了,后面的三分之二都是为我们这种意犹未尽又或者没能全懂的傻瓜读者们准备的各种旁证和延伸解说。小说的第二部,是杰德为自己的“简单职业系列”画展与作家维勒贝克频繁接触,央求作家为自己的画展写一篇东西,除了支付贵得离谱的稿酬,画价飙升的杰德还允诺将一幅以作家维勒贝克为主题的亲笔画作赠送给维勒贝克本人。画展再次大获成功,杰德的身价百倍飙升。小说第三部,作家维勒贝克在家中身首异处,连他家的狗也未能幸免于难,人与狗被分尸后,骨肉被散布在作家故居的各个角落,而家中那幅由当红画家杰德赠送给作家的珍稀画作同时消失了,此时,那幅画的市值已飙升至九十万欧元,即使如今欧债危机欧元贬值,也合七百多万人民币之多。这样一位骄傲的作家,享有隆盛的声誉,却在独居的家宅中,被偷画的凶手以无比残酷的方式杀害,而画家杰德作为涉案人员被警察征询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

却是这位名作家很不喜欢被打扰,很不喜欢被拜访,很不喜欢被人看到自己的手稿……

疆域、名声和地盘都是虚幻,日常生活之细节才是真实人生。据说法国龚古尔奖的评委本·杰伦批评维勒贝克的书里充满了标牌,“简直就是一个明星运动员的背心”。真相是,如火如荼的欧洲杯赛场上,明星球员背心上的标牌正是他在现实世界中地位的标志。没招牌,就没市场,没地位,没价值。本来就是这么真实的冷酷。维勒贝克把自己置于小说之中,作为人或作为狗,茕茕孑立,以一种冷漠而又诡谲的方式,好像喝醉了,又好像清醒着。那正像小说中的杰德,在一个初冬的夜晚,喝完咖啡后迷了路,在半迷糊半清醒之间,他发现自己停留在一扇陈列着画笔、画布、水粉和颜料管的橱窗前,在那一刻,他放弃了摄影,引发了他生命中“向绘画的回归”。

创作是另一种真实。正是在这些半梦半醒、晦暗不明却又灵光乍现的时刻,一幅幅个人生活的地图被不自觉地记录着,然后面目清晰地,一一浮现,拥有了比照相机、摄影机所拍摄下的画面更逼肖、恐怖、深邃、忧伤的真相。